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五十一回 除舊歲師徒同獻藝 過新春師兄巧相逢

上回書說到：諸葛建邀海川九主公墳相會，等到他回到西勝鏢局自己的屋中，萬沒想到杜清風、燕雷都在他的屋中。燕雷質問他，諸葛建支支吾吾，不敢說出詳情。杜清風口誦佛號：「無量佛！老英雄，我們都是綠林人，只要不把奪取十三省總鏢頭這件事情說出去，那麼旁的沒什麼關係。」諸葛建無法，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！杜道爺，燕二將軍，您要問，這麼回事，我惦记訪董林，我約他明天晚上在安定門外九公主墳見面。」「無量佛，你約別人可以。你知道我杜清風跟董林有仇嗎？他搶走了我的小徒弟，打傷了我的二徒弟，還要打死我的大徒弟，拋鉞亮劍削了我的道冠。老英雄，您要去可以，您得把山人帶上。」「杜道爺，這個可失了咱們武林道的規矩了。再說您是武林道的老前輩，你要找董林報仇，董林住家在什麼地方誰都知道，您自己去。我約董林出來，是光明正大約的。至於奪取十三省總鏢頭的事我隻字不提，我就是訪訪董林。我要把您帶去，人家董林說我諸葛建算是什麼人！」

「無量佛，我管不著。老英雄，你不帶著我，咱們就得一塊兒見老軍師，見見我師哥燕普，咱們說說。」「杜道爺，您這就有點發賴了。」杜清風真是無恥之極：「無量佛！我就賴了，你不帶著我不成！」「那我帶著您！咱們可是這麼著，我跟董林論武的時候您不能跟董林論武，那怕人家董林跟我論完武沒事了，您也不能出手。但要董林走半道你劫他，這我管不著。還有我跟董林見面您可不能露面。」「無量佛，我不露面。」「唉，帶著我嗎？諸葛老頭子，我也去。」「二將軍，您有什麼臉面見人家董林哪？！您吃飯不給人錢，叫人打得體無完膚，人家候您的飯帳，恭請您到大柵欄雙龍鏢局沐浴更衣，請您吃喝已畢，派徒弟給您送到西勝鏢局，可您把人家徒弟打吐了血。二將軍，您還有什麼臉見董林哪？以我良言相勸，二將軍，您可不能去啊！」「少說這個！我見董林，我怎麼不敢見他，他讓他徒弟敗壞我的名譽，我就跟他勢不兩立。」「二將軍，人家既然有讓徒弟敗壞您的心，乾嗎還要把您帶到鏢局，請您吃飯更衣啊？」「那個，我不知情。你帶我不帶我？你要不帶我去，反正我是犯了法了，犯了咱們的令了，我也豁出去了，不過臨死我得拉個墊背的。走！咱們找我哥哥說說去。」這時，杜清風對諸葛建說：「無量佛，老英雄，您把二弟燕雷也帶著去，他幫著我，您看好不好，反正您見董林我們不露面。」「好吧，二將軍，我真是沒法子！」「唉，明天咱一塊去。」第二天老早地吃完飯，他們三人就來了。諸葛建對他倆說：「你們二位在樹林裡頭瞧著，我跟董林見面談話，然後我們試藝比武。等我們倆人交完手，董林一走您二位再露頭，這比什麼都強。」「行了，行了，咱們就這麼辦了。」兩人到樹上頭藏了起來。

月到中天，海川來了，這才跟諸葛建見面。誰知他們兩人看了一會兒就受不了了。這不是殺董林的好機會嗎？杜清風出來，燕雷也出來了，當場打在一處。沒想到海川受傷吐血，扔寶劍往前一栽身倒下了。當他昏迷不醒的時候，三人卻被點住了。一位老仙長對董林說：「你瞧見沒有，這三人我全給拿住了，你怎麼處置他們都可以，殺了他們都可以。」要像賽南極諸葛建，董林決不能殺，雲霞道士杜清風，海川也不能殺。主要這燕雷太壞了，我童林一口一個燕師父叫著你，給你候了飯帳，讓你沐浴更衣，我打發徒弟給你送到西勝鏢局，讓你們賓朋見面，你卻把我徒弟打吐血。若此時董林心地狹窄，致燕雷於死地，別人也說不出什麼話來。但人家童林可沒有：「老仙長，這三位今天在九公主墳迫我童林拋鉞亮劍，這也是武林之中交流武藝許可的。既然是老人家把他們三人治住，任憑老人家發落吧，您說怎麼好就怎麼好。」「無量佛，好！」老仙長攆著這鐵鏟走過來，用點穴鏟一指諸葛建：「諸葛建啊，諸葛建，你也是江湖路武林道的前輩，你若要跟董林見面，就不應當鬼鬼祟祟，你把董林正大光明地約出來，跟董林交換交換武藝，彼此都有好處，這是可以的。為什麼還要帶著杜清風跟燕雷來呢？當然看得出來，你們四個人在這動手的時候，你有意袒護董林，不然的話，董林早死多時。話雖如此，你這叫什麼呢？約董林來，你的心術不端，山人本應當手起鏟落，擊碎你項上的人頭，念其你八十歲的老人闖蕩江湖十分不易，武林之中到你這份上就很可以了，希望你苦海無邊回頭是岸，激流勇退，閉門思過。自己找處深山老峪一忍，以樂晚年，不再出世，這便才對啊。得了！你走吧。」

拿這鐵鏟輕輕地一拍諸葛建的後脊背，「啪」地一下，諸葛建緩上氣來了，長長地出了一口氣，看了看這位老仙長，又看了看杜清風跟燕雷，尤其是轉身形看了看童林，滿腹的話說不出來，只能衝著童海川一躬到地說道：「唉，童俠客，諸葛建有口難分說，將來再會吧！」說完作了個揖，進樹林走了。

老仙長又對杜清風說：「你的弟子焦秋華、馬寶善本都是好人，約董林也沒有什麼大的歹意。論馬寶善的本領，要害董林也辦不到。董林失手打傷了焦秋華，已是追悔不及，你作長輩的就應當把仇恨給化解才對，可你反而要將董林致於死地，還說要給你徒弟報仇。試問你徒弟焦秋華有這個心嗎？他們都不見得有你這種狼心狗肺！童海川拋鉞亮劍斬了你的道冠，你便迫不及待地要報仇。試問，董林既能斬你的道冠，為什麼不能斬你的六陽魁首？這是童海川手下留情。誰知慈心生禍，你恩將仇報，反而到鏢局子行刺，幸虧被山人發現，已然教育過你，可惜你置若罔聞。山人苦口婆心，勸你你不聽，今天晚上又投井下石乘人之危，到九公主墳來助紂為虐，山人本應當致你於死地。唉！念其我都是出家的道長，三清弟子，你也這麼大的年紀了，在江湖路也實非容易。得啦，你逃命去吧。」老仙長把這點穴鏟倒過來，用這粗頭起前，掄圓了對準杜清風的後脊梁，「啪」就是一下。他喘過氣來了，可出去了一溜滾啊。起來之後，貓腰撿起了寶劍，長歎了一口氣，又看了看打人的這位仙長，掉過臉來走了。

老仙長一看，最後剩下燕雷了，便邁步往前惡狠狠地用鏟點指：「小畜生！你是皮包血肉十個月懷胎的人，不是披毛帶掌的衣冠禽獸啊！你到北京城沒了銀兩路費，吃人家飯不給錢還跟人家打架。這麼多的人打你，人家董林與你水米無交，不相識，看你是個練武的，候了你的飯帳。嚙！這在武林之中本不多見啊，你不但不領人家董林的人情，反而小兒長小兒短的還執意要跟董林比武，奪取十三省總鏢頭。人家童海川把你帶回大柵欄雙龍鏢局，也對你不錯，派弟子把你又送到西勝鏢局。作為甘虎傻傻呵呵的傻孩子來說，要說你兩句也未嘗不可。但你惱羞成怒，把甘虎打吐血啊。講人心，比自心，你這種以怨報德的人，決不是好人吧。到今天你還有臉面來到九公主墳，跟海川動手，待山人擊碎你的頭顱！」沒想到老仙長把這點穴鏟舉起來剛要打。童海川跪下央告：「老人家，暫息雷霆之怒啊，晚生童林有話要說。」「無量佛，童林哪，山人欲把燕雷致於死地，你還要給他講情嗎？！」

「唉，有這麼一句話：遇見文王講理義。燕雷不講理，不講信義，這是他的人性。但老仙長舉足不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。您是個靜悟參修的前輩，何必要跟他一般見識呢。既然把杜清風、諸葛建都放了，以晚生良言相勸，您把他也就放了吧！」老人家聽了點點頭：「燕雷，小畜生，你聽聽人家童林，在這個時候還要給你講情。得了，既然董林給你講情，我也不能違背董林的善意，好。」老仙長往起一帶點穴鏟，這個勁頭就打得足了，起碼得有八成勁啊，照著燕雷的後腰上，「啪！」把燕雷也給打出一溜滾頭去，當時後脊背就腫起來了，疼得燕雷直轉腰子，把日月雙輪撿起來，飛身形上樹也走了。

老仙長回來，把點穴鏟插在背後，從懷裡掏出一個小紅葫蘆，把紅葫蘆鐵蓋打開，真是異香撲鼻！一共倒出三十粒藥來。然後說道：「童林哪，你受傷吐了血，不給你這三十粒藥吃啊，恐怕明年三月三亮鏢會你就不能登場。不過，你應該完全吐淨，你的身體裡邊還有淤血，將來遇見急怒，恐怕你還要吐血。你先吃三粒，從明天起你每天服三粒。再服九天，這十天吃完了之後，你自己慢慢調養氣息，你又會武功，很快地就能痊癒，把藥吃下去吧。」

海川心說：按理說，我跟仙長素不相識，人家兩次三番搭救自己，苦口婆心相勸於我，而且又是我本門的前輩，我怎麼能不吃呢。「弟子謝謝老人家了！」

海川說罷，便把三粒藥吃到嘴裡頭，用唾液浸化。這三粒藥一下去，海川的精神倍長，不像方才那麼四肢無力了，然後把這二十七粒藥揣到懷裡頭放好。

老仙長關心地問：「你自己能走嗎？」「老人家，弟子能走。」「要是能走，你回家好好休息幾天吧。」「是。老人家，兩次三番搭救弟子性命，感恩不淺啊！臨別之際，您老人家把您的名姓告訴弟子可以嗎？」「無量佛！童林，你要問山人我的名姓，唉！滿天星月訪賢良，不遇空回亦感傷，若問山人名和姓，三月三日必登場。」說到這兒，左手一擦自己的道袍，腳尖一點地，抱元守一，一長腰，飛身形上樹林，蹬著樹梢，捷似飛鳥，轉眼之間，蹤影不見了。

海川站起身形，自己轉了轉，拿湯布巾擦了擦自己的嘴，落葉秋風掃寶刃撿起來撞好了，圍在腰中，子母雞爪鴛鴦鉞拿起來，把包袱皮包好了，自己摸了摸藥，有點勁了，慢慢地沿著甬路一直往前走。夜靜更深，想起今天晚上這一幕，自己也真是後怕的不得了，幸虧老人家趕到了，萬一老人家趕不到，我童林的性命何在？！看來今後，這種事情我可得加點小心了，不能輕身涉險，膽大妄為了。英雄想到這兒，抬頭看，已經到了關廂，飛身形越過了護城河，來到城牆根底下，施展「狸貓登樹枝」的功夫，就走上去了。

到自己的家東牆外，越牆進來，來到的自己房中，慢慢地把燈點亮，收拾一下。覺得自己渾身發軟，漱了漱口，把藥放起來，這樣調勻了氣息，把燈吹了，稍事休息。

天還沒亮，三更左右劉俊就起來了。叫起師弟們後，便來到師父的房門外，把燈點亮：「喲！師父，您昨兒什麼時候回來的？您這臉色怎麼這麼難看啊！」「噢！怎麼了？」「您瞧瞧！」拿過鏡子來讓海川一照，海川瞧著自己的臉啊，真跟五更天的窗櫺紙一樣煞白煞白的。師徒爺兒倆過心，海川就把昨天九公主墳的事情從頭至尾全說了。最後問劉俊：「劉俊哪，你看看，這位老仙長到底是誰？幾次搭救為師的性命，這有二十七粒藥，今天再吃三粒，一天一天我連吃九天，身體也就好了。」劉俊這才知道師父吐了血。海川說：「這是勞傷吐血，你不要害怕，是我自己勞著了，不是外力促使我吐的血，這你放心。不過，聽仙長說，血沒有吐淨，恐怕將來啊，遇見過力的事情還要吐血。」劉俊聽完了道：「師父，那您好好地休息吧，我帶著師弟們練功去了。」這樣，劉俊可就把燈吹了，讓師父休息。劉俊暗含著來到王府見王爺，就把師父昨天的事情提了。王爺嚇了一大跳，趕緊跟著劉俊來到海川的屋中：「海川哪，你，這一晚上的事，我剛才聽俊哥跟我提了。」海川笑著說：「這孩子，又跟爺提什麼呢，真是大驚小怪！驚動爺駕操心。」

海川要下地，王爺伸手扶住了：「你呀，好好地養養吧。你看，這個事你怎麼不告訴我呀？哪能一個人去啊！上次護國寺的事情，我聽了之後都後怕，何況這一次呢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老仙長這話，說得太對了。你好好養養病吧，啊。」「王爺，您待我童林恩重如山啊。真沒想到我有這麼點事，您老人家的大駕還來到我的家裡看我。您的恩德我童林怎麼報啊！」海川說到這兒，心裡有點發慘。王爺忙問：「海川，你怎麼了？咱們爺兒倆不是有交情！你要說那個，我怎麼謝你啊。你不但有保護我的性命之責，本府的生命財產都由你來負責，我也能掛在嘴頭上嗎？這個事情，不要緊著提，提出沒有意思。好吧，俊哥，你回頭上我那邊去，到帳房要它二兩人參給你師父燉點人參湯喝。」海川攔了：「唉，王爺，這倒不必吧。因為我的身體不是……」「補一補好！咱們不能誤明年三月三的亮鏢會，老仙長的話是對的。劉俊，呆會兒，讓你師父想著吃藥。」爺兒倆說了半天的話，王爺走了。海川勞傷的事兒，大柵欄的人知道了。西方俠於爺帶著老哥幾個，帶著一部分禮物，前後全來了。一來是看望看望海川，二來是看望看望海川的父母。說真的，像西方俠於爺這就甬提了，北俠不都八十好幾的人嗎。

鎮東俠、南俠、連二爺侯杰，都八十多歲了，見著人家父母，那海川是弟兄也沒法子，也要行禮，儘管老夫妻不敢當。

海川一邊用著功，一邊吃著藥將息著。十天過去了，半月過去了，就基本上恢復了原狀。海川又帶著徒弟們下場子練功，師徒更加緊了。眼看著上了大凍了，地表鳴風，天心欲雪，一年易逝，又報歲殘。聲聲臘鼓敲愁旅客之魂，陣陣寒鴉喚醒徵人之夢。兩府都要過年了，人家王府過年那就更不得了啦，擦銅器，擦燈泡，置辦年貨，買掛起，貼對聯，到處都是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。海川的禮物到了大柵欄，大柵欄的禮物也到了海川的府上，到了王爺的府上，互相都有問候。很快就到了年下了，王爺當然是忙一點，但忙裡偷閒跟海川也要見個面，也要到大柵欄去一趟。眼看著年三十，該辭歲了，海川在家裡頭給父母行完禮，徒弟們也都過來給師爺爺、師奶奶行禮。這頓年飯，不上王府吃去，居家大小，海川帶著八個徒弟連同父母，自己的兄弟，弟妹一家子吃這頓團圓飯。飯吃完了以後，知道待一會兒接神呢，爺兒幾個出來到前廳坐下。海川說道：「咱們爺幾個今天也要過一個好年。這麼辦吧，咱們就在這客廳裡頭，桌椅板凳完全都靠後搬一搬，你們把這幾年練功夫練的得心的，每人都練一手，師父看看。師父也給你們練手功夫，讓大伙兒看看。」這徒弟們多高興啊！桌椅板凳完全都搬開了。海川看弟子們兢兢業業練功不輟，都有進步，十分喜悅。

這時，劉俊說：「師父，您練一手功夫讓我們大伙兒瞧瞧。」「好吧。」

海川自己往這屋裡面一站，雙手下垂，兩隻手掌平放。海川就這樣雙足提膝而行，「嚓、嚓、嚓」，在這屋裡頭一步挨著一步地走。但是劉俊他們還沒領會到，這是海川的基本功啊！當年在臥虎山學藝，就在臥虎山玉皇頂玉皇觀的山門外頭，有兩棵槐樹，一棵大的，一棵小點的，都有幾千年了。海川繞樹行功，就練了三年。徒弟們見師父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，海川的姿式是越走越往下，走來走去，其快如風。徒弟們的眼睛也搭著跟不上，就跟刮了一個旋風一樣，瞧不見師父了。唉喲！真是登峰造極爐火純青啊。等海川掐住了姿勢不走了，鼻孔之中一省力，徒弟們都過來了。大伙兒都羨慕地問：「師父，您這身法怎麼這麼快啊？我們都看不見您了。」「慢慢來。為師我在臥虎山你師祖面前練藝，繞樹行功，晝夜不停就三年哪！今天為師給你們練的第一手就是咱們八卦掌的第一手。我再把八卦掌給你們練一趟，你們瞧瞧。」海川把三百八十四交，八八六十四式，盡命連環掌練開了之後，海川的腳就好像離開了地似的。其實離開地這麼一點，就如同整個的身子不在地上走，都瞧不見腳印，這就是「登萍渡水」、「踏雪無痕」的真功夫。等海川把這一趟八卦盤龍掌打下來後，劉俊便對師父說：「師父，這套掌法實在是奧妙無窮。」海川誇獎著說：「你這孩子能說出這麼一句話來，就是你這作師哥的比你師弟們強，等知道了它奧妙無窮了，那就分明自己已經置身其中了，你已經進了這個掌法裡來了，你的師弟們可還辦不到。反正這一套掌法，要說一氣練下來也真不容易，你記三招，他記五式，為師不在的時候，你們大伙兒往一塊攢，往一塊練，為師在的時候給你們指點。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啊！」這樣，爺兒幾個練完了功，大伙兒都換了新衣服。外頭鞭炮響起，該接神了，裡邊童緩的妻子煮了餃子端出來，爺兒幾個都吃了點，海川帶徒弟們到上房見父母，這才拜年。老夫妻都拿出幾吊錢來給孩子們分分，師弟、師孀也都給了徒弟們一些壓歲錢。這個年過的十分歡喜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之間就到了初五。初五上午巳時，還沒到吃飯的時候，海川帶著徒弟們穿好了衣服都到王爺這邊來了。海川來了以後，大管家何吉跟二管家何春正出來：「喲，教師爺您來了，我們兩人正要到東院去請您去。王爺會著客呢。」「噢！王爺既然會著客，我們爺兒幾個就回去了。」「別價！正因為王爺會著客呢，才請你們爺兒幾個來。快到上房去吧。」說著話往裡來，王爺在客廳可就喊上了：「海川，我這兒派他們正找你你去呢。你來了，太好了！這兒有朋友，我給你介紹介紹。」海川進來，一看，王爺在那站著，這個朋友也在那站著。只見他中等的身材，雙肩抱籠，四十多歲，黑白淨子臉，三柳鬚髯，穿著一身便服，一條大辮，外頭的衣服、帽子，可能都在衣架上放著呢。一看就知道這人有身份，起碼是朝廷的一品大員或二品大員。「海川，這就是我跟你提的禮部侍郎年羹堯啊。老年，你老說你會把式，海川不在我這裡的時候，你盡跟我吹，海川在我這的時候，你吹的工夫少了。今天讓你開開眼，瞧瞧我們海川的功夫。這是我的教習，我就是跟他下江南拿二小請國寶的。他叫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。」「哎喲喝！童教師，年某給您拜年。」童海川趕緊過來磕頭：「大人，王爺盡提起您來，我給您磕頭。」「噢，可不敢當。」真的，什麼叫愛屋及烏啊，童海川不過是個王府的教師，別看王府的教師不在品級，頭品官也不敢接受。年羹堯趕緊抱住了：「得了，得了，別客氣！咱們互相致意，就算完了。」孩子們都過來給王爺行禮，給大人磕頭。王爺道：「坐下，坐下，喝著茶。我這兒飯快得了，我正讓何吉跟何春他們兩人趕緊到那院子叫你。老年今天還放一天假，明天他就得上朝了，所以呢，有點時間。」童林知道，年羹堯號叫亮功。亮功跟王爺不是一般的關係，兩人可以說交成莫逆，尤其是年羹堯的妹子就是王爺的側福晉，

他跟王爺至親至近，董海川怎麼敢小瞧呢。

年羹堯家住在東單三條衛衙的東口。他父親叫年嘉林，母親楊氏。前後有兩個兒子，長子是羹堯，次子叫熙堯。兩個孩子都十分聰明。孩子大點了，就得要請專館的先生教他們讀書。年嘉林官居到禮部尚書，後來告老致仕回到家中就算抱著胳膊忍了，叫閉門課子。家大業大，驛馬成群，是個大財，您想官宦人家要招聘西賓，這還不容易嗎？但是年羹堯這個小孩子他不愛唸書，一聽說唸書他腦仁兒疼。結果有一位飽學的秀才，張老先生到這應聘來了。老大人年嘉林把張老先生接進來，一看就知道是個飽學之士。二位這麼一談，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，五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說，沒有人家老先生不通達的。老大人樂意了，把兩個孩子叫出來，舉行拜師典禮。把聖人的牌位寫好了，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之神位，三柱香，兩隻蠟，白氈子鋪地，拜罷了老師。

熙堯好好地讀書，年羹堯就不然，趴在桌子上傻瞧，也不念。趕到了時候，老師叫他們兩人停住了，先要熙堯來背書，老師把竹板往旁邊一放，那就準備要打人啦。熙堯規規矩矩把書衝著老師放好了，背過臉去，趙錢孫李周吳鄭王、馮陳褚魏蔣沈韓楊。噯，啪啪啪，背完了。好！又給上了幾堂，打發熙堯出去了。羹堯拿著書來了，攥著書在老師跟前一站。「背！」「老師，我背這玩藝幹什麼呢？我背這玩藝能背飽了嗎？不是一會還得上內宅吃飯去嗎？你呀，就當到這兒來蒙頓飯吃完了，你再管我唸書不唸書。」老師一聽，這像話嗎？年羹堯，『養不教父之過，教不嚴師之惰』呀，玉不琢不成器啊。」「你甭跟我背這三字經，我不愛聽這個，我耳朵裡頭磨出繭子來了，我不愛念。」「你不愛念，好！你背得過來背不過來？」「我背不過來。」「背不過來上外頭站著去，背不過來不下你的學，你不能吃飯去。」

「不吃就不吃！」打發年熙堯吃飯去了，年羹堯站在這兒，不讓吃飯。您琢磨琢磨，熙堯一回去他母親就要問啊，熙堯便說，我哥哥被老師留下了，讓他背書，他不背。老太太趕緊派婆子出來央告老師。老師也只好打發年羹堯回去吃飯了。

吃完飯以後，年羹堯奔花園來，花把式金三在裡頭正鋤草。「大少爺，怎麼樣？公子爺，這回野鳥入籠您夠嗆了吧？」金三，這老師還真厲害哩，他讓我弟弟吃飯，不讓我吃飯，餓著我，幸虧我媽派人出來了，他沒辦法才讓我吃飯。咱們得想想辦法啊，把這老師給趕跑了。」金三一聽道：「想辦法把老師趕跑？我還真有主意。」「怎麼個主意？」「您這來！」把年羹堯帶到他那屋裡去了。他這桌上有一大玻璃瓶子，裡頭裝著好些個乏茶葉，乏茶葉上頭養著好多個大青蠍子。金三對年羹堯說：「您瞧這個沒有，拿這青蠍子就能把老師給蜇跑了。」「金三，我給你十兩銀子。怎麼給他蜇跑了？」

「噯，蠍子叫護背蟲。您打開蓋，它爬不出來，您拿雙竹筷子把它夾出一個來，攔在先生好摸的地方，按住了它別撒手，它就護它這脊梁背。您拿點乏茶葉往上一堆，蓋上它，它就不動窩。什麼碗水壺裡啊，筆筒裡頭啊，先生的桌上啊，你都放上，他要一扒拉就得蜇他。」「金三，好主意！」他到書房，果然，先生剛睡完中午覺，要出去解手去。年羹堯驀地帶著東西來到先生的桌前頭，他一瞧這不錯哩！先把筆筒裡頭放上蠍子，夾出來攔在裡頭，拿乏茶葉給蓋上，一共攔了倆。碗水壺的水倒出來，把裡頭放上一個蠍子，拿乏茶葉堆上。然後就在桌上攔上蠍子，拿乏茶葉給堆上，一切都準備好了。

拿著本書跟兄弟比划著。老先生回來了，兩個人上午寫的仿。孩子們讀書的時候，先生要給號號仿，橫平豎直，看看兩個孩子寫的字有勁沒勁，哪應當改正，得給判判仿。老先生坐好了以後，一瞧桌上有兩堆乏茶葉，心想乏茶葉怎麼在桌上放著？他慢慢地扒拉，這蠍子就出來了。老先生一哆嗦，手就一動，把後面那堆茶葉也扒拉開了。可了不得了，兩個大蠍子就咬住先生的手了，「哎喲喲喲」，疼得先生直哆嗦，臉色也青了。哆嗦著用手拿筆筒裡的筆，惦記把這蠍子夾開，沒想到他這一動窩，這筆筒裡頭有蠍子，順著筆「撲」爬上來了，老先生受得了嗎？一拍碗水壺，「啪」地一下，碗水壺拍碎了，裡頭的蠍子沒拍死，「呼」，又一鉤子，把先生這手全給蜇腫了，疼的先生直哆嗦啊。年羹堯在屋裡頭哈哈大笑，老先生眼淚都下來了，汗也下來了，右手托著左手，一推門到了年羹堯的跟前，用手點指：「公子，這是你辦的嗎？」「沒錯啊，是我！那還有錯嗎，蠍子是我攔的，你想餓著我，我就要蜇你。」「好好好好！！」拉著年羹堯去找老大人年嘉林。張先生掉著眼淚把事情一說，大人趕緊請大夫給先生治傷，敷上藥。止住疼後，張先生對大人說：「您的令郎我教不了，您給我算帳吧。老大人怎麼挽留，張老夫子不教了，沒法了，給算了帳，多給先生幾個錢，派管家年盛給僱了個車，把人家先生打發走了。

老員外爺來到書房，年羹堯就知道不好，撒腿往後跑。來到內宅見著母親，把事情提了：「媽，我爸爸非揍我不成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放心，他不敢，有娘呢。」年大人從外頭進來了，氣衝牛鬥，用手點指：「羹堯啊，玉不琢不成器啊！為父我好不容易請了這麼一位飽學的張老夫子教你弟兄二人，不想你弟弟還好好地唸書，唯有你，用蠍子把人家老師蜇跑了。小冤家，你不好好讀書，將來為父死不瞑目，我也對不起年家的祖宗！」說著話往前一趕步，伸手抓年羹堯要打。老太太一攔：「等等，這樣的先生餓著我兒子，書沒念出來把我兒子餓死了，這你管哪？請先生要請那能教的，反正他沒能耐。他要有能耐還至於讓我兒子不唸書了？要設法讓我兒子喜歡唸書，連你做爹的都一樣，要循循善誘。值不值你就打，孩子怕你都怕不過來，見你就哆嗦，還唸書呢，這你甭管！」敢情老大人有點懼內：「那好，你就這麼溺愛吧！」一賭氣，年大人出去了。可靜坐了一想，兩兒子無論如何也不能荒廢學業，還得設法請先生，最後年盛又給請了一位告老的知府姓劉叫漢文。

這位老知府為什麼告老不幹了？就因為寒腿，動轉走路太費勁，等把劉老先生請到大的書房，二位一談，噯，雖不說是一榜同年，同科同甲，但是，老二都敘得上來，誰在前科誰在後科，誰在前甲誰在後甲，誰在二甲誰在三甲，這都能說得上來。老大人陪著劉老先生來到東院，請老先生住下來，讓書童侍候著。

第三天頭上是黃道吉日，帶著羹堯、熙堯來了。老大人已經告訴劉老先生了，我這二兒子熙堯還可以，羹堯有些不聽話。劉老先生當過知府，有點殺手，給兩個人教了書，讓他們念去。念了以後讓他們倆人背，熙堯背下來了，羹堯不背，剛要說話，劉先生把羹堯的手攥住了，拿竹板照著年羹堯左手，「啪、啪、啪」，打了三板。年羹堯可抓瞎了，他真打我，怎麼辦呢？

「噯！自己著急又找金三去了。」「金三，我再給你十兩。」「您還給十兩？」

「噯。」「您要給十兩，我就想辦法幫著您，把這老先生也給治跑了。」「怎麼治啊？」金三道：「你瞧，管家大人剛才告訴我信了，在咱這大茅房裡頭立根棍。這老先生是寒腿，蹲下站不起來，解完大手之後他往起站呢，讓我給立根棍，他兩隻手一攥這根棍，借勁使勁他站起來省事，這個就能把他治跑了。」「金三，這棍怎麼能治他？」「唉，咱們把這棍啊，底下拿鋸給它拉了，等它快拉折了，咱們把它埋在他眼頭裡，這棍的鋸口正擦著地皮，等他解完手往起一站，他一定要抱這棍，他一抱這棍一使勁，准折，不就把他掉到大茅坑裡去了嗎？讓他洗個屎澡。」「嘿！金三，這要成了，我多給你十兩。」「大少爺，您瞧好得了，咱就這麼辦了，我這就去做。」「金三馬上找了鴨蛋圓的這麼一根小木棍用鋸給它鋸了，距離這棍子底部，剩下這麼一尺多點開鋸，拉來拉去，拉得連著一點了，然後刨坑，刨完，正好棍杵到裡頭一尺多點，埋得很結實，拿浮土把鋸口一蓋，也瞧不出來。金三說：「咱兩人找一地方藏起來，咱們瞧瞧這先生怎麼滾屎蛋。」兩人藏在一片破瓦垛後面瞧著。

果然，老先生解手來了，拄著棍啊直哼哼，來到茅房，一看棍給埋好了，知道這是為自己準備的，就褪下中衣來解手。解完了，擦抹乾淨，一提中衣，往起這麼一站一使勁，右手一扳這棍，也快站起來，這棍折了，「咔嚓」，喝，劉老先生這個樂大了，正掉在這大茅坑裡，「撲嗆」一下，弄了一身的屎，寒腿起不來。「來人啊！來人啊！！」金三往這裡跑，年羹堯站在這兒樂：「哈哈，真好啊！讓你打我，我讓你滾個屎蛋。」金三也不顧他臭了，把劉老先生給攙起來：「好啊！好啊！年羹堯啊，年羹堯，慢待師尊，天誅地滅啊！你，你敢出這主意！」說著，拿著這棍兒，讓金三跟著往員外爺的書房來了。金三也傻眼了，心說要壞事。

老員外爺正在書房讀書，見門簾一動，「啊！先生，你怎麼如此這般？」

「哼！年大人，你身為朝廷的一品命官，而你的令郎年羹堯卻如此可惡，他慢待與我。走！咱們倆是一場官司！我告你縱子欺師。」年嘉林嚇壞了：「先生，先生，犬子無知到如此地步實在可恨，實在對不起您。我這兒給您作揖！」

劉老先生道：「我這麼大的年紀，也教不了您的孩子。得！您給我算帳，我回家了。」年大人也不能再挽留人家了，馬上準備了錢，給先生歸置好了，僱了車子讓年盛給送走了。這一來不要緊，年府上連辭了兩位高賓。南北城都轟動了，年大人家裡頭大小爺年羹堯往外打先生，凡是應聘的西賓都不敢來了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轉眼之間過了兩三個月，為自己的倆孩子，老大人發愁啊。吃完早飯自己在屋裡坐著，管家年盛進來：「老員外爺。」「噯，什麼事？」「外頭有一個出家的大師父前來化緣。」「啊，可以。化糧化米化布匹化業油錢，你讓帳房先生給他們寫了緣簿該給多少給多少。」「不，這位老師父惦記跟您見面。」「唉，跟我見面幹什麼？」「噯，說化什麼不說，先得跟您見面。」「噢，那麼請進來。」管家年盛出去了，一會兒的工夫，「喇」，一挑簾子：「彌陀佛！哈哈，老大人。」合掌打問訊。

年大人抬頭這麼一看，這個和尚跟一般的和尚不一樣，大高個，寬肩膀，灰僧袍，圓領闊袖，煞著絨繩。「大師父，您來到我的寒舍有事吧？」和尚點了點頭：「老員外，貧僧身懷文武兩科技藝，欲得傳人而授之。我聽說您這裡招聘西賓，因此前來應聘。」「高僧，您看得起下官！我這已經走了兩位飽學的老師了，一位張老夫子，一位做知府的劉漢文劉大人。我這兩個孩啊，二孩子還可以，唯有這長子羹堯桀驁不馴，兼受他母親的溺愛，對於先生唯恐有失禮之處，我願意您在我府裡頭教孩子，可我又害怕，我這孩子到時對不起您。」「哈哈哈哈哈，彌陀佛，老大人，這無關緊要，您要認為貧僧行，貧僧願作西賓。可有一樣，您得應我三個條件，有這三個條件，我才教呢。沒這三個條件，您給我十車紫金，我也不教。」「高僧，您說說看。」「第一，清靜之處派專人侍奉，供應貧僧一年四季的僧衣，我只是吃素，您得派個大師傅給我做，吃好吃壞沒關係。再派一個書童侍候著我，這是頭一件。」

「行，我辦得到。」「第二，十年為限，不到十年，九年零十一個月，您不准過問，到十年頭上，我教不出您的孩子來，那個時候，貧僧我願受罰，咱們得十年為限。」「唉，十年寒窗苦，鐵硯磨穿，行。那麼這第三件呢？」

「第三件，凡是我教孩子們需用的東西，不管我這字條上寫的什麼，您府裡沒有，外頭給我買去，您必須得給我買來。」「高僧啊，這三件事下官都能應允。」「要是那樣，就很好啦。」「那麼高僧您貴上怎麼稱呼？」「這個貧僧我要教出令郎，我當然有名有姓，教不出令郎，說出來沒有益處，老大人您不必再問了。」「好！」陪著高僧到東院。年盛重新又給安排一番，東屋裡頭是先生住的地方，單給先生準備廚房，派一個大師傅，派一個底下人侍候著；北房五大間，是先生教書的地方；還有東邊一個單間，先生在裡屋，推門出去，外間屋四間一通連，就是兩個孩子讀書的地方。一切安排就緒。

到了第一天，老大人過來問：「高僧，您在寒舍還住得慣嗎？」「啊，很好很好！」「那麼，我馬上帶著孩子來，讓他們兩人拜師吧。」「行行行！從今天起，咱們這三個條件就要遵照執行。」「高僧，這您放心！」把羹堯、熙堯帶來之後，給老師行完禮，老大人帶著總管年盛走了，告訴年盛，要什麼給買什麼。金三已經暗含著告訴年羹堯了：「大少爺，又來個一腦袋疤痢的和尚，長得寒極極啦，而且瞧著凶啊！」所以年羹堯心裡也在琢磨，如何把這和尚弄跑。敢情和尚一教課，年羹堯高興了：「你們倆人誰愛唸書，誰不愛唸書啊？」「師父，我愛唸書。」這是熙堯的聲音。「你呢？」「我不愛唸書。」「不愛唸書啊，陪你弟弟那兒坐著，我教你弟弟一人讀書。」給上了幾行書，讓熙堯外頭讀去了。年羹堯隨便呆著，隨便玩，但不能出書房。

過了一會兒，讓熙堯背書，背完之後又給他上了幾行書，到了時候下課吃飯。

老太太問：「羹堯哇，我問問你，這個師父怎麼樣？」「母親，這個師父不錯，就給我弟弟上課，不給我上課，讓我在旁邊瞧著，讓我一人兒玩。不然的話，我還得想辦法把他弄跑了。」「孩子，你就先在那兒圈兩天，等你的野性沒有了，到了時候，你也該讀書了。我跟你爹說過，先生有能耐，自能把你教出來，先生沒能耐，怎麼也教不出你來。」

每天如此，只教熙堯一個人，不教羹堯。過了十天，先生寫了個條子，買一隻九節簫來。總管年盛這麼一瞧，馬上到前門外樂器鋪給買回來了。和尚給熙堯上完課，讓他在外間屋自己去讀書了。老師父拿起簫來了，在裡間屋，「嗚嗚嗚」這麼一吹。嘿！老先生吹的這簫可太好聽了，聲音十分悲壯呀，讓你這麼一聽，手舞足蹈，真是如泣如訴。年羹堯聽著聽著就陶醉了，趕緊一拉裡間門進來：「師父，您會吹簫啊！我也喜歡，您教給我得了。」

老和尚也不理羹堯，接茬還吹，羹堯越聽越愛聽，等老和尚把這一曲吹完，年羹堯說：「師父，您教給我吹簫，好不好？」

「彌陀佛，你願意學吹簫啊？」

「啊！」「坐下。」「唉。」羹堯坐在這了，和尚沉得住氣：「你想吹簫？你知道這簫產生在何年嗎？古代的簫什麼樣？今天的簫什麼樣？上頭有多少個音符？怎麼個按法？怎麼個吹法？怎麼個氣口？你都懂嗎？」「我不懂！師父，您教我。」「我不教。你這孩子沒常性，我教你兩天也教不出來，所以我不教。」「師父，我有常性。我要跟您學就要學好，學不好半途而廢我不學。」「真的假的？」「真的。」「好吧，我給你講講這簫。當年黃帝造樂，命他的大臣伶倫竹於崑崙之野，取來這種竹子把它編得了，跟那鳳凰翅膀一樣，長短不齊有許多管，類似現在咱們捧的笙，兩邊都是竹管編的，叫排簫。吹出來也特別好聽，真跟鳳凰叫似的，非常地悅耳。後來就取一根吹起來，聲音也非常地協和，也非常地好聽，才管它叫簫，就是現在吹的這九節簫。」哎呀，這年羹堯聽得很留神，敢情年羹堯這小孩十分聰明，三天他就學會了，由打這起，爺倆就吹上這簫了。「嗚嗚嗚」，這好聽啊。等年羹堯學會了，老和尚瞧出來了，他要煩，馬上又改了，改成吹管子。管學會了，又教給他學吹笛。然後又教給他捧笙，接著教給他打堂鼓，教給他打鈸、打鑼，一樣一樣樂器，年羹堯全都學會了。這回可熱鬧了，教給年熙堯讀書啊，年熙堯兩個手指頭忤著自己的耳朵，「子曰……」，搖晃著腦袋讀。

現在年羹堯不在內宅住，已經搬到書房，跟老師住在一塊去了。爺兒倆晝夜不離身。嘿！年大人這高興啊，看起來人家這位大師父確實是高啊！「年盛。」「唉。」「你看大少爺都不在內宅睡了，搬到東院裡跟老師住在一塊去了。看來這個老師父是高人啊！」「是啊。哈哈，太高了，比老高都高。」

「你這叫什麼話？！」「奴才說這話，我不是討您窩心腳，將來您跟老夫人死了，咱們都甬請和尚唸經了，咱們家裡就夠一柵經，連放飯口都可以了。」

「唉，您這叫什麼話？」「您聽聽去。」年盛帶著老員外爺來到東院，到月亮門往裡這麼一聽，這倆打上河西鈸了，一邊打著河西鈸一邊敲鼓，一邊吹著樂器。年盛對老員外爺說：「您看熱鬧不熱鬧，您瞧是不是放飯口哪！」

「我讓他教你家公子爺讀書，他怎麼教給放飯口呢？」「誰說不是呢，哈哈！我剛才不是跟您提了嗎，明兒您死了，咱們不外請和尚。」「胡說！這不把我的孩子耽誤了嗎？」「我也是這麼想。不過，我可不敢說什麼。」「那麼，這些東西哪來的？」年盛安慰老員外爺：「您別著急啊！咱們跟人家大師父有話，只要條子出來，要什麼給什麼，這是您答應過的，奴才不敢違背。」

年大人捋著鬍子，呲牙咧嘴，勃然大怒：「和尚，你誤我的子弟！」老大人怒氣衝衝往裡走，年盛心說：這回和尚您有個樂兒了，您真想在這兒唸經念長了，這辦不到。我們老大人是有錢，但是不花這冤錢。沒想到，剛往裡走兩步，年嘉林停住腳，驚驚兒地又退回來了。哎！年盛心說您這老頭兒怎麼回事，虎頭蛇尾呀。年盛忙問：「大人，您怎麼又退回來了！讓他們這麼樣兒地欺騙咱們？」「年盛啊，此事非汝所知呀！老師父要什麼，只要條子出來，你就給買，供應無缺，你別管啦！」年盛說：「和尚吃你，你心裡痛快，老道吃你，你心裡痛快，明兒七姑子來了吃你，你心裡更痛快！這大人什麼毛病！」年盛沒法子了。不只是音樂年羹堯學了，甚至於養鳥、養花全學了。

而且刻戳子、調印泥，各種的賭博工具全會。最後，老和尚開出一個條來，什麼尺寸什麼樣子的大槍。年熙堯當然要好好讀讀書，唯有年羹堯跟老師已經耳鬢廝磨離不開了。

過了幾天，年盛派人把大槍給送來了。老和尚在院子裡「啪」這麼一顛大槍，「撲嚕嚕」，走行門開過步一練，這條大槍吞吐

撒歡。年羹堯在旁邊看著，等老師練完了，爺兒倆回到書房，年羹堯驚奇地問：「喲！師父，你會武哇？」「哈哈，彌陀佛！為師不單會武，而且精通武藝，精通文學，文武兩科都好。可惜沒有一個傳人，我想把我這身能耐教給他，將來能使他居萬人之上，文能提筆安天下，武能提刀定太平，作為國家的干城之將、棟梁之材！」「師父，弟子願做您的得意門生，您把文武兩科教給弟子吧。」

「羹堯啊，為師是有此心。通過咱們爺倆這一段接觸，你聰明穎悟，實在有超人的天賦，這是為師所喜歡的。但是相反的，我看你愛而不專，這件東西你喜歡，只要你會了，時間一長，你不往裡深究它的奧秘，你就把它扔在一旁，只能觀其大略。孩子，這可不能成大事啊！充其量只能落個多學少成。」

要想走金馬步玉堂，佐天子以正百官，恐怕不容易呀！孩子，你家裡世代書香，你父親官居一品，應當有個克紹箕裘的主兒。你兄弟中人之資，不能成其大事，飛不高也跌不重。唯有你，確實是一塊很好很好的材料，正如你父親當初跟我講的，玉不琢不成器，空是一塊美玉，要不把它琢出來成為一件珍玩，它不能成為美器啊！孩子，你要讓為師像教笙管笛簫那樣教給你大槍，為師絕對不教。」羹堯可就愣了：「師父，為什麼呢？」「唉，我教會你騎射，大不了你也是張飛、趙雲之流，怎麼能成為七擒六出的諸葛丞相？你要打算跟為師我學能耐，只能學七擒六出的諸葛，不能學血戰長坂的子龍。為相可以，為將可不成，因為你家世代書香，你父親官居一品，為這個你應該繼承你父親事業。」「師父，弟子願意學。」「孩兒啊，這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」「時間再長，只要師父肯教，弟子就願意學！」「好孩子，要是那樣，就正式地拜師。」這樣，寫好了武聖人的牌位，又給老師磕了一個頭。

「咱們這些武聖人的老師，你仔細看了嗎？」「弟子沒有。」「他可不是旁人，正是前七國孫龐鬥智、後七國樂毅伐齊的無極真人孫臏，他是咱們的祖師父。你知道啦？」「哎，我知道了。」「好吧，從今天開始單日習文，雙日習武。」單日習文是哥兒倆，雙日習武是一個。這樣二五更的工夫可就真攔上了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屈指算來，將近十年了。年羹堯都十八九啦，大高個，小伙子渾身是勁。一身的好武功，一肚子好學問，真是滿腹經綸。年熙堯也讀出來了。這天爺兒倆吃完早飯，正要繼續練功。老和尚對年羹堯說道：「羹堯啊！」「師父。」「今天不練啦，」「喲！怎麼了師父？」「把你父親請來，我要說兩句話。」「是。」羹堯規規矩矩來到前廳，面見天倫，和以前判若兩人。「師父不教孩兒了，請父親去，要跟父親說兩句話。」老大人年嘉林明白，這位高僧教年羹堯是由邪引正，因勢利導。現在把兒子教出來，老大人感激得無以名狀，趕緊來到書房，道：「高僧啊，犬子說您呼喚下官，但不知有什麼吩咐？」「當年跟老員外爺提過，教令郎以十年為限，這日月如流，已經是十年了。令郎刻苦用功，不使這錦繡年華如水流逝，結果功夫和學問出來了。我想，我該走啦。」就這一句話，年羹堯「撲通」就跪下啦，淚「唰」就流出來了：「師父，難道說弟子有慢待師尊之處嗎？您老人家怎麼能走哇？！」「孩子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一定得走啊，因為我江南還有事情呢！這個不用求。來的時候不是你父子相求而來，走時你父子再挽留我也該走了。我在此無益，教你也沒得教了。年大人，羹堯、熙堯都出自老僧之手，熙堯只是一般的才華，唯有羹堯將來能夠出人頭地，我才以文武兩科之技傳授於他。」「哎！高僧，我先謝謝您。您一定要走，您是個出家人，身如閒雲野鶴，我挽留也挽留不住，明日我給您餞行。」

第二天，準備了一桌豐盛的素席，恭請高僧吃飯。爺兒三個作陪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老大人年嘉林一躬到地：「高僧啊，蒙您的春風化雨，使孺子成才。不但身受者感德無涯，即是老夫也承恩不淺呀！」「彌陀佛！大人過獎了。令郎才華出眾，也是您二老夫妻之榮，年門的德厚，貧僧何功有之？但願他將來雛鳳清於老鳳聲，立朝剛正不阿，做一個清廉之官，那您也高興，貧僧也高興。」「高僧，您說得太對了！」吃完飯以後，年羹堯跪下了：「師父，您一定得走了嗎？」和尚點頭道：「你我師徒緣盡於此，我到江南去還有些事情。」年羹堯懇求地問：「十年之久，與弟子耳鬢廝磨，把文武兩科技藝相傳弟子，尚不知恩師上姓高名？十年來老師不言，弟子不敢動問。臨別在即，您還不把名字告訴我一家嗎？」「孩子，起來。我告訴你，為師我俗家姓顧，名啟字肯堂，人稱東山先生。出家的名字叫寶如和尚，我自起的名字叫癩頭僧。不瞞你們父子說，我也是十年寒窗苦，鐵硯磨穿。但是，我連考了三次九年，都沒進了學，真是『不願文章高天下，但願文章中試官』，人家試官不中咱，這叫『文到福不至』啊！因此我很失意灰心。這樣，我不再考了，願意出家為僧，自己雲遊四海到處為家，走到江南巧遇江湖武林兩位出家的仙長，他們是江西省貴溪縣臥虎山上玉頂玉皇觀的兩位觀主，一位是談笑清居無極子尚道明，一位是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。他們哥兒倆愛為師我的文學，我十分喜歡他們哥兒倆的武學，這樣，我打算拜他們二位為師，兩位仙長只收一個出家僧人為師弟，為師把文學相贈，他二人也把武學相傳，取彼之長補己之短。數年之後。為師我離開了江西，闖蕩江湖至今幾十年了，才落出這麼個號來，叫寶如和尚。貧僧我來到北京舊地重遊，我在一個茶館裡頭喝茶，聽了許多閒話，但不便跟你父子去講。」年大人再三央請，老和尚才簡單提了為什麼要來應聘。

原來，老和尚在東單口外頭一個茶館裡喝茶，很多人高談闊論。北京人坐茶館，喝上兩碗之後，先說山後說天，說完大塔說旗桿，海子城門駱駝象，什麼大說什麼。就有人說了：「嘿！你們聽說這口兒裡，哈哈！這位老大人……咱們可說著啊，他們家德性差。」「怎麼回事？閒談莫論人非，你說這個幹什麼？」「他們家那大小爺把兩位先生都給趕跑了，一位先生叫蠟子給蜇跑了，一位掉茅房滾屎蛋了。人家先生要告他，幸虧本家老員外爺說好的，不然的話，咳，都打上官司了。」「哎，真是那樣嗎？」「那還有錯！真沒想到啊，年嘉林年大人一輩子養活這麼個桀驁不馴的兒子，怎能成材呢！」

「別說啦，來啦！」奔窗戶頭一瞧，由打東單三條衛衛口裡，年羹堯出來了。

老和尚瞧著，喝！這個小伙子好身板啊！那兩人說話了，其中一個說：「您瞧見沒有？現在小鳥又沒籠頭了，滿處去跑啦，誰還敢上他們家去呀！」寶如和尚仔細地觀察年羹堯，心說：唉，老師沒能耐啊！這可是一匹千里駒呀，可惜！又一想：對！我閒著也是閒著。老和尚這才來到年羹堯家裡應聘。到了現在，老和尚把這件事情這麼一提，最後說道：「沒想到老大人您腹能容物，容留貧僧在這裡呆十年。幸不辱命，所以我把令郎成全出來了。」老和尚接著又對年羹堯說：「羹堯啊，我走以後，你當然要科舉，這個為師不攔你。不過我告訴你幾句話應該牢記！」羹堯跪下，眼裡含著淚：「恩師有諭，請告誡弟子。」和尚點頭道：「孩子，由於你的福德深厚，高官顯爵不難至也。但有一條你必須記住，功成者退。孩子，到了你功成名就的時候，激流勇退。」「師父的話，弟子當銘之肺腑！師父，分手以後弟子什麼時候還能跟師門再見一面呢？」老和尚安慰說：「有緣總能見著，無緣想見也難。貧僧去也。」一家人往外送，直送到大門口，看著老和尚走遠了。

老大人回來叨謝了祖先。年羹堯，年熙堯兩個兄弟趁當年風華正茂，大比三年都進學了。三年登科，六年登甲。年羹堯殿試中在二甲以內，也搭著妹妹當了雍親王的側妃。這樣，年羹堯一帆風順，官運亨通，青雲直上，現在官居禮部侍郎，頗受皇帝的青睞。

酒席筵前，年羹堯當著海川把這事情從頭至尾一說，海川可就愣啦。王爺鼓掌大笑：「哈哈，哎呀！老年呀，這麼長時間你都沒跟本爵提過這些事。海川，瞧見沒有，你們倆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啦！」

「王爺，您說得對。」年大人愣啦：「王爺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」王爺說出一番話來。

